

王狀元集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

六

宋刊王註蘇詩



王狀元集諸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四

城郭



廬陵須溪劉辰翁批點

詩二首

石鼻城

石鼻城在石鼻山南去陳倉二十里



平時戰國今無在

石鼻城先生前注即武成鎮也戰國時言蜀與魏也諸葛亮築此城以拒郝昭

陌上征夫自不閑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

殘山

自此來而入蜀者至此漸入山故曰試新險自蜀來而趨京洛者至此已出山故曰送殘山

有招此客文○若拙杜詩殘山碣石開

獨穿暗月朦朧裏愁渡奔河蒼茫

間

蒼茫其曠奔流至要於此也見渭河故也漸入西南風景變

自此地前注實難為入西南

道遠修竹水潏潏

芙蓉城

并序任時元豐元年戊午先生在徐州作

世傳王迥子高與仙人周瑤英遊芙蓉城元

豐三年二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

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

也

按胡微之作王子高傳子高處部負身郎正路之

中稍涉其事今略取之○

道服而至謂君曰我居幽僻若能往否遂從之但負其身

飄然須申過一嶺及一門珍禽佳木清溜怪石毀閣金碧

樓相視而贊亦甚雄麗廊間半開周忽入君少留須臾周

拊掌而去逡巡東廊之門門啓有女流道裝而出著百餘

人立於庭下須臾毀上卷簾有美丈夫一人朝服憑几而

庭下之女循次而上少頃憑几者起簾復下諸女流亦復

不見周遂命君登東廂之樓云夢之明日周來君將語其

夢周笑曰芳卿之意其動人君曰何也周曰芙蓉城也曰

憑几者誰二山之事何謂周皆不對君曰芳卿何姓曰與

我同君感其事
作詩遺周云

芙蓉城中花冥冥公補詩樹境其主昔石與丁

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仙也所主者芙蓉城欲呼故人其遊不諾忿然騎一素驃上之公張帥正

括異志載慶曆中有朝士冒晨赴起召正通衢見美婦二十餘人並馬而行若別導者俄見下觀又度按轡繼之而去有一人最後

行朝士問曰觀文將遊何處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上小時已在告頌之間卒珠簾玉案翡翠屏

子敬裴陽記龍巢山鉢帽峯尹喜石室內有玉案山經八卷在案上玉珠幾

龍女曰紅粧千萬笑語無一中有有一人自然娥烟如微雲淡疎

星公孟浩然詩往來三世空鍊形公西陽雜俎載有人掘地遇石函發之見人方偃

仰容色如生須臾振髮而即失竟坐誤讀黃庭經公聞

此云神仙黑紙白字寫黃庭經名曰玉字此與庭經唐人亦有詩誤緣不是凡心起月黑鴉鴉讀字難公家寶曰黃庭內經昔有

仙人誤讀句字謫若下界龜父按天門夜開飛爽靈公道書

首藏有黃庭內外二景經二卷無復白日乘雲翫俗緣公情願傳

勿相翠被冷落淒餘馨公周云因過緱山朝帝廷公周云

朝帝也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公周云而來誰使令

皎如明月入惚惚公周云忽然而去不可執寒衾虛幌風冷

公周云冷公周云詞抑志而弭節公周云注云按節徐行也公周云自天門夜開

至此以言周初至時事子也公周云好吹笙道上浮公周云丘公接上高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告相良

日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季子謝時人

仙宮洞房本不向夢中同躡鳳皇翎公周云詩

則曲中所謂夢中徑度萬里如奔霆公周云玉樓浮空從身亭

共跨青鸞翼也亭天書雲篆誰所銘公周云玉樓亭二則曲中所謂一登樓

題曰碧雲而其字則直書遠樓飛步高於海公周云仙風鏘然

有飛天之書八龍雲篆韻流鈴公周云人經云擲八方公周云流鈴八音公周云蓬蓬如開如酒醒

次公許周夢為胡蝶而夢二然芳卿寄謝空丁寧高傳曰

又曰其寐也神交其寤也形開周命君登東廂之樓上有酒目焉關縱觀山川清秀梁上有碑題

曰碧雲樓君未及下有一女郎復登是樓年可十五容色嬌媚亦

周之比周謂君曰此方物也一朝覆水不反餅羅巾別淚

與我景相愛芳卿蓋其字耳此言竟去而感對之也李白詩覆水却收不痛杯

空癡又此言竟去而感對之也李白詩覆水却收不痛杯

不暫閉今朝離意尚關關行惟存相思淚滴在羅衣一半春風花開秋葉零長恨歌

世間羅綺紛臙腥此生流浪隨滄

溟偶與相值兩浮萍僧善維退之詩願君收視觀三

庭勿與佳穀生蝗螟此所謂婦之止也二庭道家事

從渠一念三千齡傳云由此一

下作人間尹與邢

何事海河兄何當還吞曰織女暫詣牽牛

吾去後二千年當還耳明日失武所在

史記武帝時尹夫人与邢婕妤同時並幸詔不得相見尹自

請願望見邢帝許之即令宅夫人飾為邢來前尹見之曰此非邢

身也其狀兒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使邢衣故衣獨身來前

尹見之曰此真是也乃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尹喜與邢

和璞也西昇經曰老君出關尹喜講曰喜是蜀青城人自生

以未已歷二子甲子矣或云尹作伊蓋伊借与邢和璞同時一人

故云尹之邢謂說以為漢武帝尹邢一夫人誤矣仙家一人念之未

乃使為尹邢二夫人非所謂極其情而歸之正變風止乎禮義之

意正其人耳謂彼自墮落勿效尤也

壁塢

詩一首

郿塢此塢在郿縣董卓名之曰万歲塢○惠安

衣中甲厚行何懼董卓傳卓欲發兵魏騎校尉伍孚忿卓

與口布謀誅卓令李肅以戟刺之衷甲

不入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

塢裏金多退足憑

援卓死塢中珍藏有金二二三斤銀八九斤畢竟英雄誰得似臍脂自照不

寄題刁景純藏春塢

白首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霜風年拋造物陶
甄外春在先生杖履中楊柳長齊低戶暗櫻桃爛
孰滴塔紅何時却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龐德公

公南郡襄陽人也号岷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
上家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公自向云當未就
我与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共設酒史德公还直入相
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田圃

詩八首

東坡八首

并序

西太率皆田中樂易之語

余至黃二年日以困置故人馬正卿哀余之
食為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
中地既久荒為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
墾闢之勞筋力殆盡釋耒而歎乃作是詩自
愍其勤庶幾來歲之人以忘其勞焉

廢壘無人顧頽垣滿蓬蒿

莊子云鑿垣墮而殖蓬蒿

誰能捐筋

力歲晚不償勞獨有孤旅人天窮無所逃端來拾

瓦礫歲旱土不膏

國語云土膏其動

崎嶇草棘中欲刮一

寸毛

以草為毛

喟焉釋耒歎我廩何時高

詩亦有高廩之語

唐文粹釋

釋

來而歎

荒田雖浪莽陶淵明詩高軍各有適下濕種杭徐

東原時棗栗江南有蜀士江南士意

按先生答秦大虛書云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桑果已許乞好竹不

難栽但恐鞭橫逸竹根曰鞭家室望枯草走報暗井出一飽未敢期瓢飲

也仍須卜佳處規以安我室想子如東已可必子一瓢

自昔有微泉來從遠嶺背穿城過聚落流惡壯蓬

艾左傳去為柯氏坡十畝魚鰕會歲

旱泉亦竭枯萍粘破塊昨夜南山雲雨

到一犁外法然尋故漬知我理荒蕪泥芹有宿根

一寸嗟獨在雪芽何時動春鳩行可

種稻清明前樂事我能數我能數則自初種毛空

暗春澤鍼水聞好語分秧及初

夏漸喜風葉幸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縷秋來霜

穗重顛倒相撐柱但聞畦壠間冰蠶如風雨蜀中稻

新春便入甌玉粒當知此味口腹吾已許

良農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麥庶可

唯雀及雀我父食官倉紅腐等泥土行

當知此味口腹吾已許

良農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麥庶可

唯雀及雀

當知此味口腹吾已許

良農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麥庶可

望投種未踰月覆塊已蒼蒼又農父告我言勿使苗
葉昌君欲富餅餌要須縱牛羊再拜謝苦言得飽
不敢忘

種棗期可剝公詩七月云八月剝棗剝之為義剝落而取之也王介父新經乃謂剝其皮而進之也

種松期可斲公詩松種在事在十年外吾計亦已

愬公詩十年何足道千載如風雪舊

聞李衡奴公詩遺我二十柑公詩照

舍郎官者在瀟湘李公擇也遺我二十柑公詩照

坐光卓翠百栽儻可致當及春冰渥想日竹籬

間青黃垂三甬

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村潘牛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西

郭生本將種漢書未虛侯劉章持此也潘子美潘亦名

曹藥市西垣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孫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

於東坡勞餉同一食可憐杜拾遺事與朱阮論古脚才官平縣俠客也盜賊奉防巨女元奴以

畝竹無時答叩明我窮交舊絕三子獨見存從我仙客為妻完死者數人押牙身自別事詩見選情集

家家有十

馬生本窮士公詩志林云把馬正卿字夢得作太亭止清

吾師卜子夏四海皆弟兄論語子夏曰四

杜拾遺子美也有詩云梅熟苦同朱老與松高擬對阮生論蓋在

成都浣花溪公所居之時朱阮一人道則阮生主意自比老杜以

朱阮比三子矣吾師卜子夏四海皆弟兄論語子夏曰四

馬生本窮士公詩志林云把馬正卿字夢得作太亭止清

書杜子美秋風嘆一高饑上初无意也正卿即日碎歸至公白首

窮餓守節如故公曰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

無富貴人而僕與公詩得為窮之冠即吾一人而觀之當推其得為首從我二十年日夜望我

貴求分買山錢

續戴將山人問我陽節度使于順求買山錢與與百方。少南史王秀之云五山資已足

豈可以留妨賢路

我今反累生借耕輟茲田刮毛龜背上何

時得成羶

次公龜背上則羶七語語也

可憐馬生癡至今夸我賢

眾笑終不悔施一當獲千

次公大率先生是詩八篇皆田中樂易之語如陶淵明

宗族

詩五首

小兒

小兒不識愁起坐牽我衣

次公暗使李白詩兒及嬉笑牽人衣

我欲嗔小

兒老妻勸兒癡兒癡君更甚不樂愁何為還坐愧

此言洗盞當我前大勝劉伶婦區區為酒錢

次公劉伶嘗

渴甚求酒於妻。捐酒毀器諫曰君酒太過非衛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鞋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

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終不可听仍引酒御肉頽然復醉

姪安節遠來夜坐二首

南來不覺歲崢嶸

厚鮑明遠舞鶴賦歲崢嶸而催莫又老杜贈鮮于京兆詩旅食歲崢嶸

坐撥

寒灰聽雨聲遮眼文書元不讀伴人燈火亦多情

次公退之詩燈火稍可親嗟予潦倒無歸日

次公社詩多才依旧能潦倒

今汝蹉跎

已半生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長檠

歌云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一尺便且光黃籬綠幕朱戶閉風露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顛挑移近床太李儒生東曹

客二十餘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眇昏頭雪白此時畏挈當繁前看書到曉那能眠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照朱翠

吁嗟世事无不然

心裏面改瘦崢嶸相見惟應識舊聲

後漢夏竦傳

官所口心遂被認問詔下州郡捕為黨魁馥乃自剪須髮形為治家傭親突煙炭形兒毀年弟坤於洛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乃

永夜思家在何處子厚詩隱憂卷永夜又退殘

年知汝遠來情杜詩看射猛虎終殘年又退之畏人

默坐成癡鈍陳氏家訓曰果山有一侯嘗對元帝曰

不問舊驚呼半死厚杜詩訪山半為夢斷酒醒山雨

絕笑看饑鼠上燈檠厚杜詩訪山半為

落第汝為中酒味唐人下第詩吟詩我作忍饑聲

說歸田似不情腰下牛閑方解佩便思絕粒真無策

苦買犢曰河為洲中奴長足為生三國志李膺於武陵龍

已覺翻翻不受藥揚子曰見弓之張弓弛而不失其良

冬至日贈安節大昭一弛何緣鼓

我生幾冬至少小如昨日韓嬰詩外傳云昨日何生

當時事父兄上壽拜脫膝十年閨凋謝白髮

催衰疾瞻剛惟兄顧後子由

近者隔濤江遠者天壁今朝復何幸見此

萬里姪憶汝總角時總角詩啼笑為梨栗謝明

心諸孫行復爾世事何時畢

成却超然老淚不成滴詩

婦女

詩十一首

薄命佳人

白樂天陵園妻云顏色如花命如葉命如葉薄爭奈何

雙頰凝酥髮抹漆

白居易詩面

眼光入簾珠的皪

厚占詩的醉沈珠淵

一本云為試經者作則眼光入簾是也

故將白練作仙衣

冷為夜話載則天長壽二年詔書

不許紅膏汗天質吳音

嬌軟帶兒癡

李太白詩楚

無限閑愁慙未知自

古佳人多命薄

有美余薄曲

閉門春盡楊花落

於潛女

青裙縞袂於潛女兩足如霜不穿屨

李白詩屣上足

簪沙鬢髮絲穿朽

沙村當休村字書竹同梢字耳於絲穿之

粧傳父祖

老滬吳王滬也蓬背障前走風雨老滬宮

悲故主

名溪楊柳初飛絮照溪畫眉渡溪去逢郎

樵婦相媚嫵不信姬姜有齊魯

齊魯有姬姜姓魯女嫵姓

錢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

詩余有贈妻元弃進悴

烏府先生鐵作肝

漢梅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

霜風卷地不知寒

猶嫌白髮年前少故

點紅燈雪裏看它日卜鄰先有約

樂天与元八卜鄰

待君投綬我休官

如今且作華陽服

醉唱儂家七返丹

古歌

三十六洞天之第八洞也名曰華陽洞以三茅所居故又曰茅山

七返三五一童虎相交入塊室及地燭灼天地精金液還丹功了

朝雲詩

并引

非官註安知華陽服為歌者

秘契圖曰從完至申為七返却至坤為九還

世謂樂天有粥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
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
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
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
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
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
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甚而天云

不似楊枝別樂天

樂天不能忘情吟引效有樊素者善唱
楊柳枝人多以曲名之樂天既老又病風

將放之素慘然立且拜姚亦有辭畢涕下予聞
素言亦慙嘿不能對且命反袂遂作不能忘情吟恰如通德伴

伶玄

後漢伶玄與班固同時有文章得妾姓樊
通德頗能言趙飛燕姊妹事玄因作外傳阿奴絡秀

不同老

晉書周伯仁母李氏字絡秀少時伯仁父浚求為妾
生伯仁及嵩漢嘗冬至置酒絡秀捧觴賜三子曰吾本

凌江託足无所不謂尔等並貴列吾目前嵩契曰伯仁志大而才
短名重而識濶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也嵩性抗直亦不容

於世惟阿奴碌天女維摩總解禪

維摩經云天女居維摩
室與舍利佛發明禪理維

摩曰此天女已能遊
戲菩薩之神通也

經卷樂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

緣丹成逐我三山去

三山則海中三神
蓬萊方丈瀛洲也

不作巫陽雲

兩仙

厚宋玉高堂賦云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昏一婦曰
妾巫山之神女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暮陽臺之下

次公樂天和夢得詩
春詩縹緲雲雨仙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

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

氏媪出應白髮青裙少寘獨居二十年矣

感歎之餘作詩記之

按白鶴故居圖嘉祐寺在
歸善縣而林行澄又在寺之

西即林
媪也

縹緗細枝出絳房杜牧之詩醉折梨園縹緗花又李商隱詩紅袍雜絳房

色曰細大赤色曰絳王曹綠陰青子春忙涓涓泣露詩櫻桃詩云細果未開雪

紫含笑嶺南所出焰焰燒空紅佛晉安海異名記佛

葉如桑花五六出大如蜀葵有藥一條長落日孤煙知客

恨杜牧之詩短離破屋為誰香主人白髮青裙花葉上綴金屑日光所鑠疑為朝朝生暮落

袂子美詩中黃四娘杜子美詩黃四娘家花

悼朝雲詩并引

紹聖元年十一月戲作贈朝雲詩二年七月

五日朝雲病亡於惠州葬之栖禪寺松林中

東南直大聖塔予既銘其墓且和前詩以自

解朝雲始不識字晚忽享書粗有指法蓋嘗

從泗上比立尼義冲季佛亦略聞大義且死

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

苗而不秀豈其天秀者有以夫不使重鳥與我交揚

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宗密禪師有小乘禪傷心一

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念二生皆出佛書白

疑巢許是前身又圓澤云二生石上旧精魂歸卧竹根無遠近任杜詩共醉

燈勤礼塔中仙言大聖塔也夜

昭君村杜詩若道巫山女

昭君本楚人艷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謂是漢妃

子乃取後宮女王嬙字昭君嬙焉誰知去鄉國萬里為

子乃取後宮女王嬙字昭君嬙焉誰知去鄉國萬里為

胡鬼

白君易昭君詩云生為後宮妃死作胡地鬼

人言生此作明眉外傳揚貴

如寵幸時童語有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其却作明眉

昭君當時憂色衰古來人

事尽如此反覆縱橫安可知

趙成伯家有麗人僕來鄉人不肯開樽徒

吟春雪美句次韻一笑

繡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梅花落鏡臺試問高吟三

十韻何如低唱兩三盃

世言檢死秀才衣帶上有雪詩三十韻又云陶穀李士買得党太尉

家妓過雪陶穀取雪水噀團茶謂妓曰党家應不識此妓曰彼彼人安有此能於紅綃暖帳中淺斟低唱喚羊羔兒酒陶嘿然慙

其莫嫌衰鬢聊相映須得纖腰與共回知道文君

鬪青瑣梁園賦客肯言才

文君司馬相如妻青瑣名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樂游於兔

目注云聊答來句又取婦人而已罪過二二

戲贈山辯之琴姬

流水隨絃滑清風入指寒坐中有在客莫近繡簾

彈

此暗用司馬相如琴心桃卓文君事

戲公得道

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上二首

窻搖細浪魚吹日手弄黃花蝶透衣不覓春風吹

酒醒空教明月照人歸

一一窻扉面水開更於何處覓蓬萊天香滿袂人

知否曾到旃檀小殿來

仙道

詩十六首

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以醉以石榴皮

書其家東老庵之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
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
散盡為收書西蜀和仲聞而次其韻二首

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湖人因以名之其

子借作詩有可觀者按王會回仙碑云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湖州

歸安縣之東林有隱君子沈思字持正隱於東林因以東老名焉能醱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稱回道人長

揖東老曰知君白酒新熟願求一醉否公命之坐徐觀其目碧色粲然光彩射人與之語无不通究故知非塵

埃中人也因出與飲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殊无酒色回曰父不遊浙中今為子有陰德留詩贈子乃擊席上

榴皮及盃字題於菴壁

世俗何知貧是病史記原憲博子貢見原憲攝敝衣冠神

仙可學道之餘唐天師著神但知白酒留佳客不

問黃公覓素書張良跪履進老父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此

谷城山下黃石即我也其書乃大公兵法也符離道士晨興際宿川符離縣天慶觀竈道士者少年

偉常此帶息一日於乘上題一絕句而去也為大篆体法極異或曰此洞賓先生所書也郡人爭刻之以治疾字刻痕深寸余墨

迹不陳博字圖南居華山雲臺觀預知華岳先生尸解餘死日揣拱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卒於

蓮花峯下張翥谷室中死七日有五色雲霞蔽室洞口經月不散

曾按道書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惡月光不毀頭髮尽瓶皆尸解也白日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忽見黃庭丹篆句呂洞

解向曉向暮去謂之地下主者猶傳青紙小朱書陽處

傳州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天壇槐影裏悄無人迹戶長高

士李奇自言開元中郎官嘗至博齋中以朱書青紙詩令小童賈與搏之與唱和交友焉

淒涼雨露二年後祭義雨露况濡君子履之鬢髯塵埃

數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愈韓

顧傳頌拜書今上嘗呼為中書君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
穎定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摸畫不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
禿不任吾用吾謂君
中書而今不中書耶

張先生并叙

先生不知其名黃州故縣人本姓虞為張氏
所養佯狂垢汙寒暑不能侵常獨行市中夜
或不知其所止往來者欲見之多不能致
余試使人召之欣然而來既至立而不言
與之言不應使之坐不可但俯仰熟視傳
舍堂中久之而去夫熟視傳舍者是中竟
何有乎然余以有思惟心追躡其意蓋未
得也

熟視空堂竟不言故應知我未天全熟得全於酒滿若尋而况得全於天乎

賢脫徒不妨眠糞屋流澌爭看浴冰川賢人也常汙垢佯狂且脫徒而行夜眠糞屋中人莫測之又湯文公說苑曰郭忠恕大袞觀水而浴

推妙妄意稱量未必然朱泚推益州人被喪曳如絮人莫測其所為高士廉為長史備禮以

請降階与之語不答瞪視而出土塵拜曰祭酒使我以无事治蜀耶

三朵花并叙

房州通判許安世以書遺余言吾州有異人
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朵花
名之能作詩皆神仙意又能自寫真人有得
之者許欲以一本見惠乃為作此詩

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千劫漫烝砂公榜嚴經

神定者如烝沙石欲其成公若不歸來且看一宿覺傳燈錄永嘉

飯經百千劫只名熱沙契祖嘆曰善哉善哉少未暇遠尋三朵花師請曹溪語

裏雀公榜嚴經頻伽引注引法句經云精神若用內猶雀藏

中羅穀掩餅口已穿穿鳥飛去神明隨業走佛經云人身如

瓶神識如雀五遍既尽則神識自去以手遮之月不可况以羅穀

遇之四條深怕井中蛇公實頭信尊者為優陀延王說法

可乎公如人行曠野為象所逐見一丘

井即尋樹根一井藏上有黑白二鼠互齧樹根四邊有四毒蛇欲

齧其鼠且云象喻无常立井喻人身備根喻人命白黑鼠喻晝夜

遇四蛇傷足而不能下上樹則逢二鼠咬膝而不能升四蛇以喻

四時二鼠以譬日月言四時日月迫促人假无所逃耳故釋子有

无常偈云井底四蛇催命促攀枝二鼠齧膝傷此是眾生生命不久

如何晝夜不驚此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家

贈梁道人

採藥黃公處處過後漢黃長房傳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

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見而異焉因往問其酒

願翁知長房之意其仙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曰日復詣

翁乃乃與俱入壺中唯見上堂嚴麗笑看金狄手摩沙

百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僕前子訓傳時有百歲翁自說兒童時見子訓於市顏色不異於

今後人獲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沙銅人相謂曰適

見等此已近五百歲矣老人大父識君父君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

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造物

小兒如子何唐杜審言病武平一省疾何如寒盡山中

無曆日太上隱者人莫知其本末好事者從之問姓名不答

不知年絕一絕云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无曆日寒尽

斜江上有漁蓑唐隱士張志和詩青蓑立神仙護短

多官府有詩云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答駕鳳終日

道未厭人間醉踏歌嶺仙傳莊采和者常於市中歌白

樹流年一柳後占人從。上。不返今人紛。水更多朝騎。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崖我

贈李道士 并叙

駕部負外郎李君宗固景祐中良吏也守漢州有道一丑可元精練善畫以遺火得罪當死君緩其獄會赦獲免時可元八十一自誓且死必為李氏子以報可元既死二十餘年而君子世昌之婦夢可元入其室生子曰得柔小名蜀孫幼而善畫既長讀莊老喜之遂為道士賜號妙應事母以孝謹聞其寫真蓋妙絕一時云

世人只數曹將軍曹將軍曹霸也杜甫有丹青引贈曹將軍

魏成霸在開元中已得名天寶末每誰知虎頭非癡人虎頭

名各畫記云顧愷之字康長小字虎頭晉陵无錫人丹青傳寫莫不

義熙初為嚴騎侍腰間大羽何足道杜詩云良相頭上

箭此即用頰上三毛自有神平生狎侮諸公子戲看

幼輿巖石裏世流置之益裝搭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曰

人問其故曰輿字云一丘一壑自謂過故教世世作黃冠黃

冠道士冠也退之送張道士詩布襪青鞋弄雲水杜詩劉

障歌青鞋布襪從此始又李白送魏山千年鼻祖守關門一

念還為李耳孫鼻祖拍尹喜也李耳拍老聃也按史記

去至闕。令尹喜強令著書今李道士前生姓尹後為李氏子而皆為道士故用尹喜老聃事通言之。用劉德注沒書曰鼻始

也香火舊緣何日盡丹青餘習至今存五十之年

初過一衰頰記我今如此孔融書云五十之年它時要指

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樂天為翰林李士奉詔寫真集賢院○樂天詩云昔作少李

士圖形入集賢人馬老居士寫真

送喬全寄賀君六首并叙

舊聞靖長官賀永部皆唐末五代人得道不

死章聖皇帝東封有謁於道左者其謁云

晉永部員外郎賀元再拜而去上不知也已

而閱謁見之大驚物色求之不可得天聖初

又使其弟子喻澄者詣闕進佛道像直數千

萬張公安道與澄遊具得其事又有喬全者

少得大風疾幾死賀使學道今年八十益壯

盛人無復見賀者而今數見之元祐二年十

二月全來京師十許日子留之不可曰賀以

上元期我於蒙山又曰吾師嘗遊密州識君

於常山道上意若喜君者作是詩以送之且

作五絕句以寄賀

君年二十美且都厚詩曰洵美且都初得惡疾墮眉頰紅顏

白髮驚妻孥覽鏡自嫌欲弃軀結茆窮山啖松腴

堯卿抱朴子曰十童有過瞿自柄癩歷年垂死或言不如及活流

奔之否則終子終轉相注易其家乃為貴報將送之置山穴中瞿

在穴中自燃不盡晝夜悲歎涕泣經月有仙人行過穴口而哀之

具問計之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於仙人以藥藥賜之教

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愈顏色豐悅肌膚玉澤仙人告之曰此

是松脂耳此山中便多此物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

家人所謂之鬼也其甚驚愕遂具言之後服松脂不輟身體輕齒不

墮髮不白在人間二百許年色如少童乃入抱犢山去不知其終

必也必也路逢逃秦博士盧漢盧敖秦始皇召以為博方瞳照

野清而矚漢盧敖秦始皇召以為博而方非也命曰紫陽真人周君內傳黃泰在陳留再拜未起

煩一呼覺知此身了非吾烟然蓮花出泥塗隨師

東遊渡濰却濰即密州山頭見我兩輪朱豈知仙人

混暑估爾來八十曾垂胡詩所謂胡考之靈上山如飛

嗔人扶厚杜詩上馬不用東歸有約不敢渝新年當參老仙儒秋風西來下

雙鳧龜上高馬化得棗如瓜分我無史記封禪書季小

安期生食瓜生長兵間早脫身晚為元祐太平人厚柳子厚與蕭

誦法成文章無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不驚渤解桑

田變來看龜蒙漏澤春厚太平廣記王遠傳齊姑云接待

四小巖蒙山在沂州費縣人抵曾謁東封玉輅塵幅巾短褐亦逡巡行宮夜奏空

名姓悵望雲霞縹渺人厚豈當時祇辨像有何附委邪

垂老區區豈為身微言一發重千鈞始知不見高

皇帝正似商山四老人厚一發謂四皓對高祖

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

居處願供薪水看燒丹厚陶淵明送一力給其子曰汝且

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又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尔

千古風流賀季真最憐嘗酒謫仙人狂吟醉舞知

無益粟飯藜羹問養神公今白對酒廣贊監詩云四州

呼我諫仙人昔好杯中物常為松下壺金龜換酒外却憶廣德山
問養神三字亦語意自到日而山
養神誤矣則詩止云玉城山
裏多靈藥擬後別名且養神

十一月九日夜悲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

一詩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錄呈子由弟後

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

析塵妙質本來空夢中於此句若了然有所得者○厚楞嚴

空更積微陽一線功厚歲時記宮中以紅線照夜一燈長

耿耿閉門千息自濛濛公晉書許邁服養成丹竈

無煙火點盡人間有軍銅寄語山神停仗爾不聞

不見我何窮次公傳燈錄迦壽禪師在壽州一峯山有一野

曰野人作多色花爾眩惑於人只消老人
不見不聞伊伎倆有不見不見不聞无尔

安期生 并叙

安期生世知其為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

善齊人安期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

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去予每讀此

未嘗不廢書而歎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為

之故意戰國之士如魯連虞卿皆得道者歟

丙梅林子內篇曰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鄰人傳世
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二日二夜始皇問之賜之
金璧安期留書曰復其善也留書如此教以厚仙其初也致之秦
數千年來我蓬萊山

安期本策士平日交蒯通嘗干重瞳子續後書負羽

子羽豈其苗裔耶不見隆準入公傳前漢帝紀高祖為人隆準

不見高陽酒徒起草應如魯仲連抵掌吐長虹曾仲連戰

國時人所新垣術帝秦之議罷燕將聊難堪踞牀洗其見高

相踞牀使兩女子洗足躡生不拜長揖寧挹拉鼎雄言項羽

曰足下必欲誅无道秦不宜踞見長者乃知經世上出

者飄然爾遺風公讀曰此詩書天乃知經世上出

世或東龍豈比山澤驪厚司馬相如大人賦序列仙之儒

為僕僮茂陵秋風客次公言武帝也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

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李少君謂武帝曰臣嘗遊

過安樂山開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篆象符

天師化去知何在玉印相傳世共珍故國子孫今

尚死滿山秋葉豈能神

釋老上

詩四十首

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

西方真人誰所見西方真衣被七寶從雙後

也當時修道頗辛苦栢生兩肘烏巢育厚後

定有時巖於佛頂初如濛濛隱山玉漸如濯濯出水蓮

置葉時去時來

由僧祖可名及畫記吳道玄陽畫人工工分初各道

子文宗改各道玄下筆有神官全寧下云

厚後此師

道成一旦就空滅奔曾四海悲人天翔禽哀響動

林谷獸鬼躑躅淚并泉下如并泉 虎眉深目彼誰

子遶林彈指性自圓陳佛威度時事也 隱如

寒月隨清晝空有孤光留故躔佛之繼寂滅而猶在孟月之昏隱非二故也躔則日月之所行曰躔也

李太白擬古云明月看欲墮當憐垂清光古人謂隨字

春遊古寺拂塵壁遺像又此

靈香煙畫師不復寫名姓皆云道子口所傳從橫

固已茂孫鄧孫知微鄧隱也

有如巨鱉吞小鮮物類相感志南海有鱉魚其狀

來詩所誇孰與此安得攜

掛其旁觀子由詩云吾兄子瞻苦好異敗繒破紙取明鮮

讀道藏終南縣有上清太平宮

嗟予亦何幸偶此琳宮居宮中復何有戰又子函

書退之贈崔立之詩 盛以丹錦囊武內傳帝見西王

冒以青霞裾先之於朕子何茲之見一老翁歌茲之

王喬掌關籥蚩尤守其廬王喬字子晉也

乘閑竊披撿涉獵豈暇徐涉獵略

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虛莊子惟

閑反自照皎又如美蕖千歲厭世去道家存想法

此言乃遽蔭人皆忽其身治之

何暇及天下幽憂吾未除

用土首莊子道之真以治

身其土首以治天下

綜莊子堯以天下讓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疾未暇治天下也

成都進士杜暹伯升出家名法通往來吳

中 脫屣

欲識當年杜伯升飄然雲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隨

韁鎖班嗣言貫仁義之料得如今似我能柳子玉云通

似我。厚按先生詩活僕偶問通師子若不脫屣場屋今何為矣柳子玉云不過似我能因戲為此詩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見夜至永樂文長老院詩注中

初驚鶴瘦不可識旋覺雲歸無處尋二過門間老

病死忽非為大子遊諸城門一彈指頃去來今謂過去

也三存亡慣見渾無淚鄉井難忘尚有心欲向錢塘

訪圓澤李源居洛師惠林寺與僧因葛洪川畔待秋深澤遊其密一日相約遊青城

眉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襦而汲者澤泣謂源曰婦人孕三歲矣吾當為之子元可逃者後十一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

相見云昔春澤亡而婦乳源後自洛適吳至所約聞葛洪川畔牧童扣角而歌曰二生石上旧精竟賞月吟風不要論愁愧情人遠相訪此

身垂垂長存源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及慎勿相近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

却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復見

去年秋偶遊寶山上方入一小院闐然無

人有一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

甚對問其鄰之僧曰此雲閣梨也不出十

五年矣今年六月自常潤還復至其室則

死葬數月矣作詩題其壁

雲師來寶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

頭去年造其室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說師亦無

對酬今年復扣門空房但聽颺颺云已滅無餘八无

余嘗薪盡火不留續并了指勞於為薪却疑此室中常

有斯人不所遇孰非夢事過吾何求

僧惠勤初罷僧職

軒又青田鶴續永嘉郡記曰有休煥夫青田九里此中有一

精白可愛多云神所養也詩鶴不寫青田負鬱又在樊籠續莊子澤雉十步

遂與吾輩同今來始謝去萬事一笑空新詩如洗

出不受外垢蒙清風入齒牙出語如風松霜鬢茁

病骨饑坐聽午鍾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

信不妄吾聞諸醉翁續歐陽作梅平八前詩序八非詩能窮人

求叔

贈上天竺辯才師

續按蘇轍撰子瞻書歐陽葉書

杭之於潛人生而左有肉起袈裟條八十一日乃滅及師之終實八十一歲師年十歲出家二十五賜紫衣及下才號沈公邁治於命住上天竺增室幾至万幾重樓傑閣冠於浙中

南北一山門上下兩天竺續錢塘諸寺天竺最盛山有

中有老法師瘦長如鶴續寺○續白樂天題天竺詩一山

鵲續唐裴寬傳章誥有女許妻於寬婦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

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續胡僧見之自清涼洗盡

煩惱毒坐令一都會男女禮白足續高僧傳釋曇如者

時林為白足和尚謂僧為白足蓋始乎此我有長頭兒續賈逵在大李長八尺二

角頰時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腹師來

為摩頂續徐陵年數歲家人携以依沙門起走趁奔鹿

按子由下才塔碑云云子瞻中子治生三年不乃知戒律中能行請師為落髮摩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如它兒

妙用謝羈束何必言法華伴狂啖魚肉

好誦法華經故弄筆四為張法華其言語散亂不謹細行故亦呼為風法華

次韻僧潛見贈

道人曾中水鏡清音漸唯見泉廣善談論而奇萬象起

滅無逃形獨依古寺種秋菊要伴騷人狼落英

詞一公夕食秋菊之落英人間底處有南北南北佛性无南北紛紛鴻

鴈何曾真閉門坐死一禪榻

余年當田獵頭上歲月空岬嶮今年偶出為求法欲與

慧劍加龍刃雲衲新磨山水出

霜鬢不剪兒童驚公侯欲識不可得故知倚市無

傾城遺史記貨殖傳刺然文不如倚市門言倚市必蹶岸秋

風吹夢過淮水可得東風吹夢到長安想見橘柚垂

空庭故入各在天一角

望落又如晨星

桑野相邀迎子山不憚荒店遠兩脚欲趁飛孫輕

多生綺語磨不盡尚有死轉詩人情猿吟

鶴唳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

行空塔夜雨白清絕誰使掩挹啼孤惻

我欲仙山撥瑤草

草心

島掛期 傾筐坐歎 爾時盈詩來卷 鐘書鞭扑書

填委文選劉公幹 戰事 煮茗燒栗 宜宵征詩南

乞取摩尼照濁水 共看落月金盆傾師詩云夜闌接

軟語落月傾金盆 摩尼珠可照濁水

書磨公詩後 并叙

過加祿鎮西二十五里大許店休馬于逆旅

祁宗祥家 壁上有幅紙題云滿院秋光濃

欲滴老僧倚杖青松側 只怪高聲問不應 瞋

余踏破蒼苔色 其後題云塗水僧寶磨宗祥

謂余此光黃間狂僧也 年百二十死於熙寧

十年既死人有見之者 宗祥言其異事甚多

作是詩以識之 磨公本名清戒 俗謂之戒和

尚云

磨公昔未化來往淮山 曲壽餘兩甲子 氣壓諸尊

宿但嗟濁惡世 不受龍象蹴如龍象蹴踏

非耶 我來不及見 悵望空遺 踏霜顛 隱白毫佛於

大白毫 鎖骨埋青觀音大 昔於陝府化為倡女 以

云似達麼 隻履還天竺 三年後有魏使宋雲自西域迴

壁間餘清見達摩于葱嶺手携隻履翻一獨遊言五言歸西天

詩字勢頗拔俗 為吟五言偈 一洗凡眼肉字出金剛經

子由作二頌 又石臺長老問公手寫蓮經

字如黑蟻 且誦萬遍 脅不至席 二十餘年

予亦作二首 此二詩皆活動

眼前擾 又黑蚍蜉口角紛 又白唾珠 此在子不日夫

試者要識吾師無礙處 摩詰智慧無碍 試將燒却

看眼無

眼睛心地兩虛圓 齋不靈牀二十年 此比立垂生年

睡蛇已死得安眠 遺教經言頰齒毒蛇睡在汝心譬如黑

蛇出乃可安眠不出即眼見无熱人也 誰信吾師非不睡

詩云飢火尽時无内熱睡蛇死後得安眠又牛窓坐睡云睡蛇十

亦无句用鈎与手次韻定因夜飲云目到

次韻樂著作作天慶觀醮

一世紛 又肯下臨 史記太史公曰平原君濁世之佳公

夢尋飛步五雲深 無因上到通明殿 通明

直君傳 只許微聞玉佩音

次韻荅寶賁

三鞅竹杖布行纏 遮莫千山更萬山 從來無脚不

解滑誰信石頭行路難 石頭希迁大師也州霞孟其

謂馬祖云石頭路滑還跌倒汝麼師曰若跌倒即不來貼以行路

若正字則古樂府名也石頭路滑在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相報次韻

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公公父与之游時住持澗州金

山寺公赴杭過澗為留數日一日值師挂牌与弟子入

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内翰何來此間无坐处公

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

空五福非有內翰致於何處坐公疑議未即答對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与之師遂取袍相報因有二絕公以論際合之余肯觀廣後天寧泰長老話其事泰云是則在金山挂搭目擊公与元老問答如此余故叙於題下使後人知其本末云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前鋒機公傳灯錄序云機緣交激若

欲教乞食歌姬院北世要言裝林首披毳衲於歌姬

故與雲山舊衲衣公冷齋夜話云先生活其前生

為戒禪師

此帶關人如傳舍前歲蓋寬饒傳寬饒曰美哉流傳到

我亦慙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武后賜万回和尚錦袍上帶師八九歲能言其兄戌安西師持信朝在又返自弘農抵安西万餘里故號万回公揚傳灯錄万回法要公看魏州人也姓張氏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始在弱齒嘯傲如狂

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落霜琥珀可用故

撞鐘浮玉山金山名曰浮玉山迎我三千拍衆中間聲效

未語知鄉里我非箇中人何以嘿識子振

衣忽歸去楚辭新浴者必振其衣隻影千山裏涪江與中冷

共此一味水涪水出龍州徽外經綿梓遂合石內嘉陵水也

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公琥珀正以言糖霜之狀

龜山辯才師在泗州

此生念又浮雲改亂詩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

寄語長淮今好在故人宴坐虹梁南新河巧出

龜山背發運使時開運河謂之新河出於龜山之背龜山在淮

木魚呼客振林奔鐵鳳橫空飛綵繪水中故作新河以避淮流之險

次曰傲風庭中長竿也
在詩二命取鳳本森翔翔
忽驚堂宇變雄深坐覺風雷生

趁教羨師遊戲浮瀛間笑我榮枯彈指內嘗茶看

畫亦不惡問法求詩了無礙師曰杜甫蜀真諦寺禪師詩
觀法看詩忘觀身向酒浦

千里孤帆又獨來五年一夢誰相對以曰五年一夢
言在黃州五年

也何當來並結香火永與名山供井咄

赤山松林杯中可卜居余欲儗其地地屬金

山故作此詩與金山二元長老赤山在
潤州

翻工八瓢無人識種成何翅實五石不詞破作兩

大樽續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
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

我材濩落無所用厚曰杜居
然成濩落

虛名驚世終何益東方先生好自與子仁
前漢

伯夷子路并為

杜陵布衣老且愚

莫年欲

嗜好酸鹹不相入

金山也是不羈人早歲聞名晚相得

我醉如嬉欲仙去旁人笑倒山謂實問我此生何

所歸次曰公曰莊其生若得其死若
休之唐張翥自号停休子 蒜

招此無

家一房客次曰公曰仙公兩詩三千里外
大家客五百日平水雲水身

贈常州報恩長老二首

山中幸有閑田地希仲曰閑天集載古桂華曲云月
中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 招此無

碧玉盈盛紅馬腦井花水養石菖蒲也知法供無窮
盡試問禪師得飽無

薦福老懷真巧便淨慈兩木更尖新憑師為作鐵
門限厚曰臣書要錄載唐智水師工筆札求者曰造准備人間其門如市所居戶限為之等八乃作鐵門限

請話人

參寥子人初得智果院會者十六人分韻

賦詩就得心字

堯卿曰用國苑經以八人爲首見五我伽

初善曰此院內寺院知榮院在石佛山吳越王錢氏建号
丁心佛寺六中祥符中改賜今額又錢塘門外又孤山皆
有智果院並
錢氏時建

漲水返舊壑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
心三間得幽寂數步藏清深攢金盧橘塢散火揚

梅林茶筍盡禪味

師曰維摩經三維復飲
良而以維悅為味

松杉真法音雲

崖首淺井玉醴常半尋遂名公寒泉可濯幽人襟
相攜橫嶺未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象函古
今願君更小築歲晚解我簪次曰此皆指上以備家本
事起意舖叙別不用事

送小本禪師赴法雲

寓形天宇間

師曰陶淵明歸去來辭
寓形宇內復幾時

出處會有役澹然都

無營百年何由畢山林等憂患軒冕亦戲劇我未

諦第一義對面誰不識次曰深武問徒麼如何是正法弟
一義師曰廓然无二又問對朕者

師來亦何事孤月掛空碧是身如浮雲厚曰維
摩經

是身如浮雲
頂更度城

安可限南北

次曰兩句皆
若杜詩全語

出岫本無心接

淵明雲元既雨歸亦得林泉有舊約何年掛鉗錫

留別塞道上疾辰

黑月在濁水次曰黑月出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何曾不

清明寸出滿荆棘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素無從生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何時反吾真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歲月今崢嶸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雞鳴未肯化南榮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識道師似有宿世情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笑拈北山雲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訶我不歸耕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仙人漢陰馬微服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方地行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尺不仕是煩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通姓名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願持空手去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獨控橫江鯨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天形倚一笠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地火轉兩輪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功名半鶻紙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兒女浪芒子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有折足鐺中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容谷五合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陳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地爐坐語軟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意甚真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贈月長老

天形倚一笠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地火轉兩輪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功名半鶻紙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兒女浪芒子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有折足鐺中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容谷五合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陳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地爐坐語軟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意甚真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灰如積雪中穉穉經明還日輪暗還

拱手但默坐墻壁徒諄諄今宵恨客多汗子白麤

山 魚白南史高昌國多章外有章字如法中絲如細廬名 後夜當

獨來不煩主與賓蒲團坐紙帳自要觀我身

送芝上人遊廬山

二年閱三州我老不自惜次曰先生公凡若六年離杭召

七年遊揚州此詩七年團團如蝶若牛步步踏陳迹陶明

吾在迹且如世人長與魚鳥逸老芝如雲月次曰

止皇本公知烟濶時一出比年三見之常若有所適逝

將去定還言計歸道愈密吾生如寄耳次曰魏文帝樂

多言愛何云云在公死後林林謝安出處誰能必江南千萬峯

云云入道書云八十如寄耳

何處訪子室

僕所至未嘗出遊過長蘆聞夫禪師病甚

不可不一問既見則有問矣明日阻風復

留是之作二絕曰三聞後并請轉呈參寥

子各賦數句

亦知壺子不死次曰壺子我鄭之神巫曰季咸相壺子而壺

天陰季咸則敢問老聃所游性曰壺子曰老聃所游

問游是老聃必琴箕松露骨耽耽老虎垂頭厚曰乃願卦虎

相山嶺嶽壺子美詩

莫言西望萬里且到南華一遊次曰南華子在魏扶

病江邊送客厚曰甫贈章善杖架浦口回頭厚曰莊

別詩扶病送君發

河叔筆而引其師

老去此生一訣興來明日重游卧聞三老白事

三老引舟之人也杜詩云長年三老應怜伶俜掩荆頭如有神 半夜南風打頭打頭風打舟頭也

夏杜詩風急打舟頭

贈清涼寺和長老

代北初辭沒馬塵代北河北也先 江南來見卧雲

人一公云公即德天行 問禪不契前三語 語宗明統要无着和尚

問多心無老僧曰前三後三二无着問則 施佛空留丈六身天竺二国有佛道焉

長才六尺黃金 真中佩日月光变化無方无所不入而大於群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丈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墜

遺使天竺一圖其形像為 老去山林徒夢想雨餘鐘鼓更

清新會演一洗黃卯瘴唐五代史成納鎮荆明与宰相

海路過江陵納思領外有黃卯瘴 瘴若髮落乃謂瘴若曰黃卯瘴

望相公深重 若應声答曰南海黃卯瘴不死成和尚蓋識納嘗

其愧之 未用深藏白氎巾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

題蒲澗長老

漫鉢曇花豈有花法華經佛告舍利佛如是妙法諸佛如

耳 佛言優曇鉢五百年而開是乃談之如優曇鉢花時一現

問師此曲唱誰家錄風沈

得桃竹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予始錄子美詩遺之

不向安期覓棗瓜李少君謂安期

燕坐林間時有虎高眠粥後不聞鴉勝

遊自古兼支許光許詢支道等皆以交義冠世並京室東土

与羲之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為採松肪寄一車厚本草松脂久服輕身不老一名松脂

寄鄧道士許詩

羅浮山有野人相傳葛稚川之隸也鄧道士守安山中有道者也嘗於庵前見其足迹長二尺許紹聖二年正月十日予偶讀書蘇州

十朋早應物唐人里曰蘇州寄全椒山中道士詩云今朝郡

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東荆薪歸來煮白石

高抱朴子內篇云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煮之立熟如子子可食以當啜

遙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以酒一壺依蘇州韻作詩寄之

一杯羅浮春羅浮春名遠餉採薇叟

厚文選搗收夜養生論遙知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幽人

不可見清嘯聞月夕厚乃來月登樓清嘯聊戲庵中

人空飛本無迹厚乃來月登樓清嘯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使其徒卓契順來惠州

問予安否且寄擬寒山十頌語有璨忍之通

而詩無島可之寒吾甚嘉之為和八首厚吳郡圖經續

記云定慧神院本乃歲子院在長洲縣東祥符中改今額○厚傳燈錄云天台寒山子者本无氏族始曹縣西七十里有寒暗二岩以其於寒岩中居止

左角看破楚南柯聞長藤厚山子有国於蠲之左角曰

相以項羽又浮于焚夢入槐安國為南柯太守以齊乃一大鈞

槐樹心向之枝也左傳滕侯奔伏未嘗而爭長卒長滕侯也

雞蹄乳燕傳曰錄神瓊禪師火紙出癡蠅傳曰錄神瓊禪師為鼠常

留飯憐蛾不點燈崎嶇真可笑李白書云白崎我

是小乘僧傳曰錄神瓊禪師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神

鐵橋本無柱石樓豈有門羅浮山有鐵橋石樓故云

空立色羽先生在此營州有五色吠雲千歲根根言狗

把也狗把千歲其根如大之狀白樂天詩松花釀仙酒

有老人垂中訪崔豈真獻松花酒老人木客餽山殮

我醉君且去陶云吾亦云南史陶潛有

羅浮高萬仞下看扶桑甲扶桑日所出也劉夢符有

甚高而夜見默坐朱明洞茅君內傳羅浮山之洞周回五

洞在山中冲虛觀之後云是蓬萊第七洞也玉池自生肥

元龍白鶴故居圖云朱明洞在麻姑峯之北玉池自生肥

精氣微玉池清水上生肥從來性坦率

語漏天機相逢莫相問我不記吾誰杜詩常恐坦

幽人白骨觀楞嚴經優婆塞尼沙陀語白骨大士甘露

滅維摩經始在佛樹力根塵各清淨楞嚴經在七後一切

皆如未藏心境兩奇絕李白詩真源未純熟習氣

餘陋劣譬如已放鷹中夜時掣緹已放鷹之義蓋

知掣緹已曾放之每夜在講緹緹有生意矣

緹所以係鷹鶴賦云蒼鷹鶴而受緹也

誰言窮巷士乃竊造化權所見皆我有安居受其

全以九方物在前或皆見之矣其見不備於我所以安坐而全受之也戲作一篇書千古發

爭端儒墨起相殺予初本無言相殺語可用

閑居蓄百毒百毒自藥也療謂之毒出周禮聚毒藥以供醫事也救彼跛與盲

依山作陶穴陶穴以埤砌穴也掩此暴骨橫左傳

區又效一溉區私康叔夜養生論夫為務於易州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隳爛必一溉者後也時

豈能濟含生力惡不已出出記大道之行力惡具

哉非汝爭汝爭不可失

少壯欲及物老閑餘此心微生山海間坐受瘴霧

侵可憐鄧道士攝衣問呻吟覆舟弔私渡斷橋費

千金千金以造橋弔私渡而覆舟者

淨名毗耶中維摩經毗耶離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妙喜恒

沙外沙外動三維摩經言有國名妙喜佛身九初無往來相

二士同在二士當從佛言云何定慧師尚穴

行脚遺請判維摩憑一到東坡界無動佛

二月八日與黃壽僧曇穎過逍遙堂看道

士宗一問疾

安心守玄牝老子玄牝之門是謂天地閉眼覓黃庭

問疾問疾也澆愁有半餅風松時落藥病鶴不梳翎

空我歸去山月照君醒以游戲偶成

王狀元集諸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四

王狀元集諸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四

